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創造

甌風雜誌



八十二老人池志澂題

甌風雜誌

甌風雜誌第五期目錄

通論

論語飽食終日羣居終日兩章釋義上劉紹寬
論語飽食終日羣居終日兩章釋義下前人

方成珪遺著

敬業堂詩校記未刊本(續)

黃紹箕遺著

鮮庵遺文未刊本(續)

陳徽宸遺著

老子發微未刊本(續)

宋衡遺著

六齋論文未刊本(續)

專載

太鶴山人年譜(續)

陳木百遺著

續史通(續)

宋慈抱

孫敬軒先生年譜(續)

陳延釗

管子集註

陳準

文苑

方國珍寇温始末序

劉紹寬

遜學齋文目編年錄跋

孫延釗

贈金松岑敘

宋慈抱

木尸甲集自序

陳謚

年園探梅記

六十書懷

贈邵穎

讀漢書東方朔傳

石遺先生示避亂詩奉和

和甘林見憶原韻二首

我軍克南京作

與羅燮祥林沐森遊花地

遊白雲山

讀陳止齋文集

陳先生墓表

叢錄

全臺遊記

籀園筆記

紀事

鄉事紀聞

本社紀事

陳閱慧

劉紹寬

林損

宋慈抱

夏承燾

王理孚

李翹

李笠

前人

黃式三遺著

馬敘倫

池志澂

劉紹寬

通論

論語飽食終日羣居終日兩章釋義上

論語飽食終日羣居終日兩章釋義下

劉紹寬

上海圖書館藏

甌風雜誌凡例

- 一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此本社甌風雜誌之所以作也
- 二本誌欲以闡揚先賢遺著昌明故有永嘉學術正俗解蔽而止於至善爲職志
- 三本誌內容區分通論名著專載文苑叢錄紀事六門通論不務空言名著表章往哲專載刊近人述作文苑分內外二篇叢錄以載筆記小說之類紀事則鄉事社事二目附焉
- 四本誌材料蒐輯準以浙江舊甌海道屬區域爲限
- 五凡非甌人著述其有關於甌人之學術行誼而作者如墓誌傳狀碑銘序跋哀誄詩詞之類悉於本誌文苑外篇見焉
- 六本誌所載文字除在藉撰述諸人以外凡散處各地同鄉有以來稿見惠其不悖本社宗旨而文詞雅馴者亦當盡量容納
- 七甌人前輩遺籍凡有未經印行者本社竭力代爲刊布無論長篇短篇均可逐期分載並俾閱者自能類訂專書做舊國粹學報例也
- 八本誌組織設總理事一人副理事二人規畫一切進行事宜總編輯一人編輯六人分任徵彙撰述事宜
- 九本誌定爲月刊全年十二册自民國二十三年一月起按期每月二十日出書
- 十本社社址暫設浙江温州瑞安楊衙街十六號

論語飽食終日羣居終日兩章釋議上

劉紹寬

論語陽貨篇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衛靈篇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兩章皆夫子爲少年求學者發言甚警切大凡人生墮落莫不由於不用心與錯用心之兩途而兩者又復相因而至蓋其人平日之心既無所用及羣居時自然言不及義既不及義則彼此相夸必出於行小慧矣一行小慧則離正義也愈遠而後患遂不可測矣夫子兩難矣哉皆有危懼之意詩桑扈疏難者戒懼之辭馬融可爲此兩章難字確詰說無所用心章云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慾此解最爲透徹蓋無所樂善致生淫慾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勢不流於禍敗不止難之云者謂可危懼之極也下文云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博弈亦縱慾之一事夫子謂之猶賢者以飽煖淫慾何所不至而僅

爲博奕猶爲差勝謂將不止流於博奕極言其難也乎已兩字乃語助詞孟子盡心篇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詩鄭風著篇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此乎已與乎爾乎而同爲語助詞自釋論語者訓已爲止謂飽食無所用心不若博奕用心猶賢乎止而不用者是直若夫子之獎借博奕矣朱注心知其非而欲斡旋其說惟不得乎已兩字之正解故語意終未能圓按乎已二字之解乃先師金遜齋先生說今採用之至說羣居終日章云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此語最爲得解兩章難矣哉皆寓將有患害之意試皆以孟子之言證之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夫至近於禽獸則彝倫攸斁人道滅絕其爲患害可勝言耶益成括仕於齊孟子曰益成括死矣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夫言不及義則不聞大道好行

小慧則小有才非適足以殺身耶此兩章文皆有終日兩字夫終身者終日之積也可不懼哉願學者深省此義平日先知所用心然後羣居聚首能以道義相切磋而不致以小慧相矜詡庶免矣乎

論語飽食終日羣居終日釋義下

顧炎武日知錄論南北學者之病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此今日南方之學者是也此蓋就經義而推廣言之而時至今日則更有足慨者自有清乾嘉學者立異宋儒揭殲漢學諱義理而談訓詁已開不言義行小慧之漸道咸以後益逐枝末談今文者更詆古文以漢攻漢幾疑六經盡爲僞書於是我國二千來之學說根本動搖歐學東漸黠者遂拾清季唾餘盡掇古學上及孔孟凡

歐化之可以自便私圖者不惜舉舊禮法悉破壞而從之冀以自
姿其欲究其歸唯肆無忌憚而已此所謂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者
也少年不學之流承風希響以爲中國直無所爲學去之惟恐不
速而於歐學質料須實地研究者究未嘗致力焉徒拾點者之唾
餘而爲增欲崇侈之壞行而其言之是非邪正茫然莫辨此所謂
無所用心者也兩者合并則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而世禍日亟矣
此豈亭林顧氏當時之所及料而夫子爲此戒懼亦豈知末流至
於此極哉顧氏生當明季目擊士大夫之嗜博而決其必亡謂刑
亂國須用重典今世士大夫之嗜博固尤甚於明季矣然其可誅
者豈惟賭博而已哉嗚呼噫嘻

名著

敬業堂詩校記 未刊本(續) 方成珪遺著

鮮庵遺文 未刊本(續) 黃紹箕遺著

老子發微 未刊本(續) 陳黻宸遺著

六齋論文 未刊本(續) 宋 衡遺著

本社特約撰述

劉厚莊先生

紹寬平陽

黃胥庵先生

迂清

高儲頤先生

樂清

池臥廬先生

志澂瑞安

林公鐸先生

損安

王志澄先生

理平陽

總編輯

陳謚

編輯

宋慈抱

墨庵瑞安

孫延釗

孟晉

李翹

孟楚

梅雨清

冷生永嘉

夏承燾

瞿禪永嘉

陳閱慧

仲陶永嘉

總理事

林慶雲

志甄瑞安

副理事

陳準

繩安甫

張揚

宋廩

百日奚僮蠶生趾

篇海躡奴曲切音展踏也無蠶字然作躡于義亦未協恐當作繭○或作蠶亦俗字

金章宗手植松在壽安山西嶺上

脇下畷畷生微風

畷當作謾詩周頌畷畷良耜釋文察色切音測嚴利也謾謾李元禮謾謾如動松下風見世說新語賞譽上所六切音縮峻挺貌音義各殊不宜牽混後倣此

冬日張園雅集同姜西溟彭椒嵩顧九恆惠研溪錢玉友魏禹平

蔣聿修王孟穀張漢瞻汪寓昭陳叔毅湯西厓馮文子談震方

家荆山聲山隈均

又被饑餓驅遊蕩

說文穀不熟為饑居衣切飢餓也居夷切兩字本殊不宜牽混後倣此

卷五

卷六

送徐毅菴歸梅里

絮暖口鶯恰度淮

許嵩廬曰鶯作平則從費矣案鶯字廣韻有卽移切一音集韻有將支切一音並音費又集有

仕知切一
音叶音嬰

次德尹見懷原均二首

檢點征袍已八霜許曰八誤當作七吳醒園曰太史黔中

畢鐵嵐僉事將督學貴州枉問黔州風土短章奉答兼以送行

但從記憶得大凡但字原籍縣官司總無姓字書無縵字當作

此當是縵
字之誤

喜外甥陸射山先生至都六月望後為先生初度同學數子置酒

容園為壽敬賦長律四首以侑觴

過從最憶須雲閣查丙塘云須雲閣為
射山先生藏書之所

卷七

俞大文出都同人祖席分韻得郎字

我極潦倒君飛揚潦當
作潦

上大司成翁鐵庵先生

偏傍按點黠集韻黠乃玷切
點黠草書勢也先須破根格根音痕格音格增韻
吳楚俗謂牽引前卻

為根傾僚方自茲僚向也蕭子雲歲莫直
廬賦畧中臬而南僚

三月三日朱大同空招集南莊限三字

放鐘撇卵等兒戲兒即古貌
字當作兒

得談未菴沙河書却寄

出手見根抵抵當
作抵

卷八

趙秋谷編修見示并門集輒題其後

位君復踟躕字書無踟字當作
躕或从冫作躑

王甥漢皋南歸詩以示別二首

身謀累所親原作及
老親臨期雙淚落期當
作歧

敬業堂詩校記

五

甌風社刊

九日同荊州兄遊趙恆給諫寄諫字舊誤作練今校正

曉出西華門逢吳一震原稿無逢吳一震四字

送黼皇姪出宰大浦

謂當巘兩翅正字通巘息勇切音悚山峯兒玩詩意當作攬杜畫鷹詩攬身思狡免注云攬猶竦也亦音息勇切

季子金婁罄吳醒園云婁當作屢愚按婁即古屢字前漢書公孫宏傳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其證也又元帝紀百姓

婁遭凶咎又婁敕公卿日望有効師古注婁顧名思義托託當古屢字但作詩可不必如此故吳改從今體

如何千百輩此下原稿有今古一邱貉非任討狠貪即同贄鳥攬橋虔一飽腹四句似太露鋒銳故刪之非挽落

也

卷九

衛凡夫郎中索題詩冊兼志別

我來婁泐洄婁古屢字泐桓見管子小問篇注泐古盤字此並書桓作洄未詳所本

打魚莊遇西塞翁歸舟述舊有作

烟火一帆春去國查梅史云火疑水字誤

曉晴即目

水潤沙田鍋棹犁唐集棹才奏切鍋棹鐵齒杷名

卷十

上巳過平山堂下

登軫維陽城陽當作楊

澗橋

阪被菜花黃被猶覆也楚辭皋蘭被徑文選東京賦秋蘭被涯與此句意同被文讀為披見莊子知北遊釋文漢書揚

雄傳

大霧新灘道中原稿大霧下有行字

寒食行原稿食下有山字

喜雨對榻有懷西崖聯句十六韻

敬業堂詩校記

歐風社刊

戶小杯舉觥說文觥小解也廣韻得案切亶去聲

集槐樹斜街苦熱聯句

童女雙丫髻丫末筆不挑

天甯寺觀塔燈聯句

函并舍利崦吳醒園云崦曝書亭集作掩愚按字當从土作掩朱集注掩土覆物也苦崦崦山名不能作治用且與首韻複矣

卷十一

送許朔方之雲中

驚顧各衰鬢詩鄭風無我鬢兮疏鬢與醜古今字

將出都門感懷述事上澤州冢宰陳公一百韻

羅致野靡遺吳靡仄聲誤用續集卷二

圖披新聚米局按着殘棋吳云鬢疑鬢當作鬢符未切音費與弗同見說文此與佛連用似誤

合道之言內委度支外填軍府劉士安常平之法收厚而衆不知
陳亨伯經制之模積微而人無害若乃沮漳望國杞梓名邦匪曰
地腴實云天險川原館轄人物喉衿神樞默運乎寰中美利周流
於天下化石田爲金穴易槁壤爲寶山新拓織圖敵阿羅之幅布
別開園法迴王面之金錢波及諸方猶其餘義斯乃公之所以紓
國計也通海以後邊境頻仍班生述其天驕非小禮所能馭管子
謂之日變非常智所能觀往者西溢波揚南交雲擾圖數寸而千
里劉安慮其行難廩一人而五升李固憂其饟匱公遐規滇桂旁
應閩臺驅策羣材緝和諸將撫田橫之議士收馬援之流人鼓角
鳴於地中樓船橫於海上山川彈壓發蹤於籌筆之樓士馬飽騰
仰給於凝香之寢卒使渠魁就馘重標銅柱之封勁旅凱旋別置
金城之戍已而韓藩告急倭島稱兵曲突薪然甘泉烽及遠交近

攻之計兵法所必先重利輕害之衡權家所必擇韋孟之夢爭有
恨繞朝之贈策何心觀其使節所輕軍籌略舉珠門列壘旣南紇
於瓊儋鐵甕增屯復東連於崇寶割弧望準測線沙詳引亦思馬
以置佛郎用申巫臣以教乘廣雖復事多經始義竢引申而研慮
精微發端閔遠徹桑陰雨屢誦戒於鴟勤采藿深山終建威於虎
猛斯乃公之所以壯軍謀也自非人之司存於禮籍鐵官之議列
於儒家遠則伯益寫山海之圖近則馬彪譔郡國之志具陳樸產
備取金工今者官失在夷貨棄於地吳士之求越甲楚金之鑄鄭
兵因緣爲奸緩急難恃家珍自失利孔滋多於是招西域之鍛工
發南荆之寶藏辨磁英而物地操神斧以緹幽潑水生光彭城炭
出驚雷迸響沛郡鑪開仿紅衣而演連珠營武庫而儲百鍊一穿
三十札不足喻其精二冶千萬斤不足方其富然後輪人造軌野

廬治涂跨谷騰川連轅接軫南從漢渚北達神京屬砥道平布金
地滿千辟萬灌四關六通儼奇肱之馭飛車軼造父之馳赤驥有
事則萬里指揮於堂闥以威四夸無事則百貨奔輳於郊衢以濟
天下天財地利誼公於穎上之遺書物曲人官法密於河間之古
記蓋自咨名黃帝見榮匪止於千山御氣元天生瀕殆逾於億祀
取錙銖而遺山岳執橐籥而眩陰陽其未發也懼非常之原其旣
成也藏不竭之府非至仁勇孰與於斯斯乃公之所以宏遠略也
惟學可以廣才惟器可以載道要駕千里何如加調駮之功中流
一壺豈若講操舟之用公文衡稠疊經術修明益部搜珍荆山采
璞廣受經於石室申勸學於蘭陵自總兼圻益恢橫舍法律與算
書並習仰準唐規經義與治事分齋俯遵湖學猶復震驚立武泝
澣求方召爰閩門外之舌人羅漢護府中之譯長別國之方言次

槩專家之技巧成圖通三十六國語言非無朱育第五十九篇形勢不廢由余外紀分篇早錄寫官之副旁行累畫重徵輶使之書務使墳埴歸陶喬條就墨上之貫三才之理次之知四國之爲外之充使絕域之材內之得將萬人之選分曹奏技知效一官博物箸書證明諸子搆衆材以扶大廈則雖危而不傾積跬步以赴修途則雖遠而必至斯乃公之所以造人才也加以清標絕俗高氣邁倫桐枝無旁附之緣蕙苒乏傳譎之謗撫綏僑舊惠浹指困周給宗枝恩淪散廩敦崇名節推衿多顧及之英宏獎風流著牒儘文儒之彥秦輸晉粟卹災靡間於畦町楚奪吳桑防患潛消於萌蘖宣公奏議之集懇到切深武侯教令之篇丁甯煩悉橫流邊幅齊心畫於蘇黃萬象端倪共操持於李杜園葵示樸符周子之說蓮堂桂思賢媿屈騷之頌橘濠梁之性無歉於真游山澤之儀常

形於燕處自夫莘莘逢掖濟濟影纓襲其一長躬其一行皆足以希風往哲騰實方來而公淵默雷聲海涵地負德業具而皇皇若弗及智勇全而粥粥若無能宜乎帝賴羽儀世資鏡檢中興魁宿瞻國器而心傾後進英髦望人宗而景附烏洛侯之貴胄紆轡輸忱被列地之首臣贈環表敬太尉之節樓月上將佐樂其登臨西門之官柳陰成父老愛其芟憇於以彌綸天緯亭毒化源爲邦家之光協神人之福經言令德受祿語云美意延年蓋公之謂與然而時有康屯勢有險易志有廣愜量有洪纖周頌存養晦之文春秋大復讎之義殷憂所以啓聖盤錯所以別才公之古誼忠肝深謀偉略旋乾轉坤之力移山填海之誠或猶告而未行或旁皇而待發數澤何關於寥廓泰山僅落其豪芒方且吹律回溫撮塵障決厲勁翮以橫絕傲奮高掌以擘嶢崖白石爛而志不灰元霜零

而音不輟規撫遠算指千禩以爲期排斥羣疑互萬世而不顧使夫疇人子弟還復於門牆百氏條流朝宗於官禮然後披山經而械貳負廓王會而隸權扶挂弓若木之巔縹馬閔風之苑造五兵之悍族投戈於南指之車衍八綫之巧人焚槩於東來之法文窮質復斟三統以謁素王外攘內尊控九洲以環赤縣羣聖之微言大義懸日月而不刊皇家之不律上儀與天地而無極其神遠矣其願宏矣天佑聖清錫公純嘏帝自強而不息臣日起而有功則竭生聚教訓之謀二十年而方始襄樂利畏神之盛三百歲而未涯坐鸞熊於帷幄之中自稱少齒授方叔以師干之試僉曰壯猶阿衡之弼德胥匡壽逾夫大耋太保之迪光率俾數邁乎期頤今之綴緝丹青宣揚宮徵鋪其亮伐將綴簡而方滋介其蕃釐雖腐毫而靡究蠹筵之喻所不辭焉

宸案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已見上章長而不宰卽所謂不居其功者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夫無功之可居者或有德之可名有德可名斯德之下者矣其去夫功成而居者幾希玄德者無德之可名者也所謂上德不德也夫至無功可居而又無德可名庶幾乎可以生可以爲可以長矣老子於此蓋三致意云李贄曰夫玄德深且遠矣是故可生而不可有可爲而不可恃可長而不可宰嗚呼盡之矣夫李氏之言豈不然哉

十一章河上公注本此爲無用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挺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爲以利無之以爲用各

本俱作挺案古無挺字八挺之挺淮南子作黃說文解字挺長也挺取也釋文此作挺是也

王弼曰轂所以能統三十輻者無也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

以實統衆也木植壁所以成者皆以無爲用言無者有之所爲
爲利皆賴無以爲用也吳澄曰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
所寢處故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爲天下利也故曰有
之以爲利然車非轂縮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
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戶牖空虛之
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轂者爲用器以容物
者爲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爲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
用

宸按吳氏本河上公注無作空虛解然以爲空虛之處則可謂
有不可謂無矣故三十輻之車有矣卽車之一轂亦有而非無
也埴之爲器有矣卽器之中間亦有而非無也室之戶牖有矣
卽戶牖出入之處亦有也然當其有車有器有室之時則有也

是其利也當其未有車未有器未有室之先則無也惟無車無
器無室故能有車有器有室非轂無以成車其所以用此轂者
無也非埴無以成器其所以用此埴者無也非戶牖無以成室
其所以用此室者無也是其用也乃所以爲利也薛蕙曰章內
雖互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卽有而發明無之爲貴也蓋有
之爲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爲用則皆忽而不察故借數者以曉
之李贄曰車也器也室也其利在有而不在無而乘之載之居
之其用在無而不在有然則非無不有非有不無是均利而兼
用之道也人亦安能棄無而逐有舍有而求無也歟夫人不能
棄無而逐有舍有而求無李氏之說然矣我謂天下之物之實
有而實非無者莫車與器與室若矣而老子曰當其無有車之
用當其無有器之用當其無有室之用然則無之義亦大矣哉

十二章河上公注本此爲檢欲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河上公注曰爽亡也王弼曰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謂之爽夫耳目口心皆順其性不以順性命反以傷自然故曰盲爽狂也難得之貨塞人正路故令人行妨也河上公注曰妨傷也難得之貨心貪意欲不知厭足則行傷身辱也

宸按河上公之說近是河上公又謂聖人爲腹言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不爲目言目妄視泄精於外故聖人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性而王弼曰爲腹者以物養己爲目者以物役己按王說甚精我聞之蘇轍曰視色聽聲嘗味其本旨皆出於性方其爲性而未有物也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

味奪於所緣而忘其本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於馳騁田獵未嘗不爲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爲病而聖人獨以爲福何也聖人爲腹而衆人爲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於內者也夫蘇氏以謂在外之物不足以奪在內之性然矣然而人目之能視人耳之能聽人口之能知味人心之好田獵馳騁難得之貨又若皆出於性之自然以至於盲至於聾至於爽至於發狂行妨而其好色喜音嗜欲貪田獵而好貨之性猶自在也然其要皆出於目故曰不見可欲使心勿亂欲者自內出者也見者自外入者也目動而性移性移而食味別聲暨一切可喜可愛之物皆緣此而生故董思靖爲之言曰夫子四勿必先曰視釋氏六根眼色居首皆此

意也大矣哉聖人爲腹不爲目之言腹者能受而不必取能容而不必留觀於此而養性踐形之道思過半矣

十三章河上公注本此爲厭恥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河上公作何謂寵辱辱爲下唐玄宗

作何謂寵辱辱寵爲下陳景元李道純作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畢沅曰陳李二家俱謬

蘇轍曰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爲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爲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及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於寵而世不悟以寵爲上而以辱爲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於寵則寵固爲下矣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蘇轍曰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者非實驚也而已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河上公注本作則可以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河上公注本作乃可以託於天下

蘇轍曰貴之爲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以履大患不難有其身故聖人因其難於履患而教之以難於有身知有身之爲患而大患去矣性之於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亡失本性而惟身之爲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變攻之於內寵辱得失之交撓之於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人之所以驚於權利溺於富貴犯難而不悔者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

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多矣如此而以天下與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矣

宸案蘇子之言是也夫寵辱於身何與而身之得失於身又何關其若驚者乃其所以不驚也其無身也乃其所以有身也呂惠卿曰吾之所以有辱者以吾有驚未得之則驚得之既得之則驚失之若吾無驚吾有何辱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故吉亦吾所患凶亦我所患若吾無身吾有何患我又以爲無身者捨身而身存忘身而身安然其所以存且安者非爲其身也昔者舜禹受天子之位而不與仲尼以匹夫爲萬世之師而視若固然所謂以身爲天下者在此矣貴以身爲天下貴天下而不貴其身也愛以身爲天下愛天下而不愛其身也以是寄天下而託天下斯可以無患矣然聖人又不計其有患與無患

而逾盛顯貽君子之譏陰受鬼神之譴可不慎歟衡按此論極爲痛切自古文人如韓昌黎李北海輩皆尙不免然士大夫旣致通顯求文者多實惡之著明者固可立志拒絕不爲財動實惡之伏隱者終難確得其真不誤於詢故衡嘗私誓非與其人相處有素知之獨深者則必不爲作碑志傳狀之類可以告無罪於先生乎包曰文之盛者其言有物文之成者其言有序無序而勉爲有序之言其旣也可以至有序無物而貌爲有物之言則其弊有不可勝說者夫有物之言必其物備於言之先然言之無序則物不可見物卽可見而言不可以行遠故治古文者惟求其言之有序而已讀書多涉事久精心求人情世故得失之源反之一心而皆當推之人人之心而無不適焉於是乎言之而出以有序此間世之美古所謂立言之選也

錢竹汀曰嘗慨秦漢以下經與道分文又與經分史家至區道學儒林文苑而三之夫道之顯者謂之文六經子史皆至文也後世傳文苑徒取工於詞翰者列之而或不加察輒嗤文章爲小技以爲壯夫不爲衡按此論極高

王芑孫曰古碑版文字雖甚簡核必有所獨詳之處凡所謂略者從其所詳而略之也無統攝數言而一概略之之理亦無志大臣葬而不書官簿者使後人讀之莫知進退首尾昔人常以金石文考正史傳使皆如此則如何而可以考正耶

袁簡齋曰謂散文多適用駢體多無用文選不足學此誤也夫高文典冊用相如飛書馳檄用枚舉文章家各適其用若以經世而論則紙上陳言均爲無用古之文不知所謂散與駢也

袁曰文章之道如夏殷周之立法窮則變變則通徐庾韓柳如禹稷顏子易地皆然衡按此論未嘗不通惟韓柳之散文非徐庾駢文所得抗可以抗者其江鮑乎

李安溪曰曹孟德自序令文字甚好諸葛出師表以文論亦絕頂韓退之最高文字方能到他地步蔡文姬悲憤詩實開曹杜一派絕作也

李曰曹子建鮑明遠陶淵明三家開三派曹全以氣勝開杜韓之派鮑才人之詩頓挫駿厲開太白之派靖節間雅自然開韋蘇州之派

李曰三百篇何嘗用故事漢魏間用事都是將其事直序出來影射用事古未曾有

李曰荆公詩大不及柳子厚東坡詩亦不及白樂天衡按荆公七言有少陵所不逮者柳州則以五言勝所長不同荆公不能爲子

厚之五言子厚亦不能爲荆公之七言東坡詩才實勝樂天李評未允

劉融齋曰賈長沙太史公淮南子三家文皆有先秦遺意若董江都劉中壘乃漢文本色也

劉曰介甫之文長於掃東坡之文長於生掃故高生故贍

劉曰文氣當如樂記二語曰剛氣不怒柔氣不懼

劉曰代匹夫匹婦語最難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代語直與疾病之在身者無異

劉曰常語易奇語難此詩之初關也奇語易常語難此詩之重關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劉曰杜樊川詩雄姿英發李樊南詩深情繚邈其後李成宗派而杜不成殆以杜之較無窠臼歟

劉曰東坡詩善於空諸所有又善於無中生有實自禪悟中來
譚友夏論詩曰一篇之朴以養一句之靈一句之靈能回一篇之朴

劉曰長短句尙風流儒雅以塵言爲儒雅以綺語爲風流此風流儒雅之所以亡也

劉曰詞家先要辨得情字詩序言發乎情文賦言詩緣情所貴於情者爲得其正也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皆世間極有情之人流俗誤以欲爲情欲長情消患在世道倚聲一事其小焉者也衡按填詞者各宜書此論於座右

曾滌笙曰漢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曰訓詁精確二曰聲調鏗鏘

曾曰無論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筆造句總以珠圓玉潤四字爲主

專載

著原祿百木端
輯補謚 陳

續譜年人山鶴太

抱慈宋

續篇內通史續

釗延孫

續譜年生先軒敬孫

準 陳

註集子管

曾曰文中雄奇之道以行氣爲上造句次之選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氣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處在行氣其麤處全在造句選字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爲第一揚子雲次之二公之行氣本之天授至於人事之精能昌黎則造句之工夫居多子雲則選字之工夫居多

物也

曾曰漢人詞章未有不精於小學訓詁者余於古文志法予長相如子雲孟堅退之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皆精於小學訓詁也宋後能文章者不通小學國朝諸儒通小學者又不能文章余因久事戎行不克卒業爲憾

曾曰五言詩若能學到陶潛謝眺一種沖淡之味和諧之音亦天

本社未刊書目預告

經 逯
 葉文定公年譜
 漱蘭詩葺
 廣藝舟雙楫評論
 獨史
 蟄廬存稿
 晉陽日記
 叔苴閣文錄
 賈誼新書音義
 廣古書疑義舉例
 陳介石先生年譜
 永嘉學記
 東甌方言攷

孫詒讓遺著
 葉嘉掄遺著
 黃體芳遺著
 黃紹箕遺著
 陳黻宸遺著
 陳虬遺著
 陳懷遺著
 林 慈
 宋 抱
 李 笠
 陳 謚
 陳 謚
 張 揚

不盡言不盡意求至聖人元文字易反復七於天地萬物思盡後止迄道光十六年歲在丙申撰易指舉而易卦畫六十四卦并井於易性命理得乃象而已易全部本末終始歸之大過漸下歸妹一卦而已皆不出先大父所以命余者 是年梓成卽有歸志

十七年丁酉年六十五歲春朝鮮金秋史侍郎正喜託其朝使申翠微尙書在植及隨使李瀉船尙迪致聯語通問且曰君所作定香亭賦東國人皆傳誦慕名已久 初申尙書出使其國時諸老錢有詩皆囑其到京請 府君序之 序曰古詩章四牡皇

烝民韓奕仲山甫出祖吉甫作頌韓侯出祖顯父錢之饒行之詩之始也風雨蔓草至七子賦詩不出鄭志則邦國主客相遇以其國之詩見君子通好問又其始也古人詩性情真已耳今人詩求性情真已耳真則數千載上古詩人如吉甫皆得見之即數萬里外今詩人能如吉甫亦皆得見之古不遼今不遙而共日暮共戶庭皆相見可矣今東國爲古聲教之地我朝聖人日月遐覆東國同之內土其詩教盛固宜丁酉歲朝正月使擇其國碩臣名學得尙書申公一時重其使國之位高才美者若數公皆錢之詩其詩七律從同俗其律一韻從同聲其敷陳也華好其稱道也質直于是申公奉以來正君子之光彬彬者矣

瑚處京輦下止識閉戶豈能有聞於代而東國諸公獨以詩性情之故于其國乃萬里外聲應求同心之言登諸簡而過以虛聞予瑚申公且行請以再此胡致然非當今環瀛海如比戶而何有于默處者特采其一言如是用是瑚不敢自距遠忘其愚私載筆以申東國諸公之美見其執而來者皆性情真有不可已於詩而國風俗在之故其于使臣饒行及夫主客通好問皆與古詩章之義有合以著其今之盛是以并求詩文經注手爲之辭而書其首陳據太鶴山人文集補

蹟俱喜服而去謚按詩集有贈朝鮮申翠微尚書請相見長春寺爲講大學講易詩一首端木宗譜載申尚書

和詩云羲皇畫後聖人經我得南車見範型可與言詩端木子行將歸里少微星先天觀理海初白高士流芳簡欲青千載相期心一片山門

三月秩滿告養歸過河南留住瑞安洪紋堂茶熟已通靈

守彝甯陵署中數日過揚州爲阮相國留置多日邀遊甘露竹林招隱諸名勝相國又囑擇地以爲壽穴乃擇定雷塘一處瀕行相國贈聯有班固屬文傳兩賦虞翻夢易得三爻之句

五月回浙江自吳興抵青田謁祖墓畢至瑞安居家時嘗訓百祿曰易指之書爾長大當知先代隱澤以業易爲家學俾長勿

忘至余研思索微頗費苦心在地爲山長青田正誼書院二年處州蓮城書院二年爲教官歸安學署十四年官中書浙會館紫藤精舍謚按端木宗譜此在北京下斜街國瑚任內閣中書時所居也七年於易共二十六

年成書四十五卷今剞劂告成余亦且老矣易草本前後若干東欲瘞之乾乙峯下謚按青田縣志鶴田易塚在青田縣混元峯下國瑚所著周易指稿葬於此地故名

會稽宗稷辰爲撰塚銘清咸豐甲寅年刊石銘曰黎公傳詩而遠孫鶴田子迺以易名加年十五得其大指蓋久而始有成超漢唐宋之銓解通天地人之精粹道既明而神遂歸於太清其遺稿一千三百五十三紙命藏於混元峯下良石之堅貞昔蛻之家以儲厥文也茲鶴之家以瘞其經嗚呼此可以蘊養元氣含育羣生歷千百萬億歲無墮無傾後有攷者視此銘碑陰

有國瑚女悟原書曰易冢銘既刻石於杭亡弟百祿輒搨一紙寄予云將攜石歸豎於混元峯下並取易稿一千三百五十三

頁藏之承先志也乃未及舉行百祿竟短折續經髮逆之變石亦燬棄遺孤庭罄年在垂髫語之未遽省識若聽其蹉跎恐就湮沒無以仰答先靈卽亡弟銜憾九原其有既乎因出貲重鈞上石命嗣子篋生親奉外祖易稿詣太鶴山中相混元峯來脈營冢立石庶宗滌甫侍御不虛此銘而予未亡人竊有念焉者先府君自定兆於湖州仁玉山雖有故舊門生爲置田以供祭

掃第自括赴若約千里我端木氏子孫能一生再三趨謁難尚
能歲歲清明往來跋涉也哉有易冢在是諒可少抒展墓之情
蓋體魄歸復有定而魂氣則無乎不之况易稿有先府君手澤
畢生精力盡注於斯來承祭者神必格思也茲故勒之碑陰願
我兩家後來之秀不徒以為觀美而共思所以保護之自今欽
於世世歸瑞安洪氏長女語原謹志又有易亭兩楹跨建易冢
之上瑞安孫衣言題聯云 曾祖易廬也 八月赴處州
易師鶴田子太極混元峯 卽爾 游遂昌主吳榕置孝廉世涵家其邑有含輝洞勝蹟遂題銘其
上以洞門向東改輝為暉時徐鐵孫先生榮令斯邑往來甚契
九月感嗽疾二十日卜疾不吉榕置遣急足至瑞安來告越二
日辰時終于客寢

宗稷辰太鶴山人文集序

鶴田子少以詞藻稱於時中年放情

發揮旁通奧衍奇闢已超漢魏說經之文文莫古於是矣然其
偶為論著序記銘傳書牘亦復力追韓柳而躋及之臧篋中舊
稿零散其子百祿集成若干篇余還山時為之訂正又三年復
請序以行世想鶴田子易指成時雖儀真公不求其敘其前刻
詩鈔尚有友朋題贈之辭若古文體尊於詩雖視注經則有間
設至今尚存或亦不過自敘而無藉於評騭惟故鄉文字舊交

已落落如晨星誼親而道合者舍余其誰耶余所以讀其書思
其人而不能不為之歎頌不置也咸豐七年春三月會稽宗稷

辰敘 陳據傳鈔本
太鶴山人文集增

秦瀛太鶴山人詩集序

青田多佳山水余所至者惟石門洞舊

鑿天巖屏中斷天紳下垂隨風曳練蕩漾空際非烟非霧瞥然
而下如雷霆之震駭奔崖裂石及其既過則飛流灑雪如玉龍
之飲于澗陰陽變幻莫可端倪余喟然嘆曰此天下之奇觀也
乃今於子彝之詩遇之子彝生文成之鄉昔為諸生至杭州余
賞其詩時儀徵阮公芸臺方為學使亦盛稱子彝自是子彝遂
以詩名無何舉於鄉數年來余宦遊南北子彝屢困禮部之試
久不相聞今年春余在京師而子彝復以試事至報罷既得縣
令子彝辭之一日者持其太鶴山館初稿丐余序則子彝十數
年之詩悉萃於是子彝性情澄澹而奇逸適與其地之山水相
肖而詩之孤峭絕特一如登懸崖攀絕巘聽猿鳥之夜啼而睹
銀潢之下墜也石門古稱奧區祇以僻在括蒼游其地者蓋少
然世固無不知有石門者子彝貌甚癯而精悍之色常露眉宇
其詩激壯之處劇似文成集中作雖伏處隱約嘗為鉅公所識
今之人既皆知有子彝矣欲詩之無傳於世也得乎嘉慶十三

年孟冬月無錫秦瀛序 陳
據洪刻本太鶴山人詩集增

宗稷辰太鶴先生墓表

太鶴先生者青田端木君也青田故有

父芝巖翁取易乾中孚兩九二之義字之曰鶴田而命其名曰國瑚晚乃自號太鶴山人海內外知者多稱太鶴先生云當仁宗皇帝時真州阮文達公採風東南得君以誇示朝右曰吾得青田一鶴為至幸由是名聞天下及戊午書升明年文達佐朱文正公主會試甚望得君卷乃竟下第人以此高之後三十餘年君已官於朝為內閣舍人文達適自滇黔持節朝京師遇於郊外與君酌酒朱文正墓道猶言疇昔闡中文正以不得鶴為慊是年癸巳三月文達將陞辭宣宗皇帝留之入闈錄異才三數人君適在選世既奇其遇時上知君深明易理汪文端曹文正曾交薦之其以召相吉地官內書加六品秩皆由特恩至是時論當選擢乃因卷置三甲用縣令仍請回直閣中蕭然如未第益淡世味專力注易易指成俸未滿即求去人以此愈高之君性清介不耐繁劇曾辭縣令至再為歸安學教諭樂將終身焉自召入直貧甚於教士時雖奏勞山陵不以為功深悔地理元文之注欲燬其板在京絕不與大家卜地居浙邸紫籐精舍閉門著書談易以外薄酌詠歌無他嗜閣中與山左閣星持山右李漪蘭及稷辰最親自君退而先歿李與閣相繼逝世余為作內閣三先友傳以哀之君歿後湖州學子附位於峴山蘇公祠鄉士夫請祀於郡邑鄉賢祠為吏所尼久之始得入奏章到上嗟念其人即俞允蓋聖明知之深而恩尤獨優於身後也雖命之蹇數之奇而三才通六行修生完其性之潔沒終不失其名之高非古所謂無求自得之君子乎受於世者薄則合乎道者多其傳無窮奚疑也君齒與名德皆先余余素尊禮之君亦與予相得甚既沒其子百祿來見就予問學予妻以少女所以

永舊誼也君所著書周易指四十五卷詩集十三卷已行世文集四卷待刊生於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初十日沒於道光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是年十月從君遺命葬湖州之仁王山故交門弟子為置墓田歲時酌薦不絕君元配陳安人簪葉氏林氏子四長大雅次嘉議早殤三百祿為拔貢生能世學幼百禮女子三歸士族君葬時無內碑故詳及之咸豐三年其姻稷辰始為表陳據宗稷辰躬恥堂集增

汪昉仁王山展墓圖序 仁王山距湖州城十數里青田端木鶴田秉鐸歸安時自擇墓地於茲山之麓

先生既沒遺孤叔總扶先生之柩葬焉先生故有德於州之人士老友奚虛白上舍倡捐墓田一區以其入供歲時祭掃之資每春秋佳日虛白携肴酒邀其里黨向與先生相契者浮舟徑詣墓所奠醴既畢則餞餘於仁王寺歲戊戌予為人司筆札客歸安因亦得預其會癸卯九月先生之故人徐明府鹿苑自上虞渡江至湖州邀周馨山學博奚上舍戴銅士陳嗜梅兩茂才展先生之墓鹿苑既為詩祭之又屬叔總補圖於冊首叔總因以圖屬予予固不敢以拙陋辭也憶予始識先生也在道光己丑之夏是年予客烏程縣解老友奚戴兩君介予謁先生於霽上易堂九月間同游弁山之黃龍洞予中病喝不果登先生所為詩集中所謂庶慰臥遊人持為垂堂諺者是也明年予客湯雨生都督許先生被命入都來杭州與雨生言別盤桓者兩日越三年癸巳予以事至都又晤先生於下斜街之古籐精舍嗣後遂音響隔絕不久而先生之訃至矣憶四五年與先生蹤跡

往還者如此至其學問品詣相去不可以道里計而叔總顧置
予於父友之側予甚愧不敢當也圖既竣因并記此以誌叔總
謚按端木宗譜太鶴山人墓在湖州仁王山爲今吳興縣地
國瑚生前之所定也歿後卽葬於此湖州人爲置墓田歲時酌
薦至今不絕並附祀岷山蘇公祠
見湖州府志此序據端木宗譜增

右太鶴山人年譜一卷青田端木叔總百祿爲其父中書君鶴
田先生國瑚之所作也昔者子貢爲仲尼弟子長其後傳六十
世有名以善明洪武中以縣令累遷至刑部尙書舉二子孝思
孝文嘗皆出使朝鮮並以清節著稱當世朝鮮人立廟祀之曰
雙清廟有云孔門十哲魯論推言語之科溧水二難清節致遠
人之服再二百歲而至鶴田鶴田故深於易朝使申尙書在植
贈鶴田語曰祖德雙清留史冊義經一卷見天心蓋紀實也然
自鶴田上距聖人之徒已七十二世矣當清道光之朝內閣中
書多異人龔自珍定庵以才勝魏源默深以學勝宗稷辰越峴

以文勝吳嵩梁蘭雪以詩勝而鶴田獨以經術勝是時有薇垣
五名士之目今國史以鶴田與定庵同傳有以哉歲辛未余歸
稚城道出禾中一展鶴田墓於仁王山麓是譜得之鶴田曾孫
文斌余卽其家宗譜及太鶴山人文集端木家集而益以他書
所及略爲補輯勒成斯篇凡譜所稱按與補及增者皆余之所
錄也嗚呼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易始乾坤而終未濟文斌其世
寶之共和紀元二十二年九月後學瑞安陳謚記

載記五胡尤多怪僻直孔子所不語真秦火所宜焚後世學者當知吾言非過刻也四庫提要謂晉書惟陸機王羲之傳論出唐太宗御撰夫典午一朝政事之得失人才之良楛不知凡幾而九重揆藻以彰特筆僅一工文之士衡一善書之逸少則全書宗情略實行而獎浮華忽正典而取小說波靡不返有自來矣吁提要斯語何其探驪得珠歟

唐書

舊唐書爲五代時趙瑩張昭遠賈緯趙熙鄭受益等所修而劉昫以晉出帝開運二年上呈其書名列居首後世遂稱昫修唐書矣至宋仁宗以舊唐書卑弱淺陋命歐陽修宋祁范鎮劉義叟等發祕府之藏就名山之業閱時十有七年成書二百二十五卷曾公亮謂事增於前文省於舊篇目有因有革紀傳或損或益義類凡

例皆有依據可云推許甚至矣然今日取而校勘之新書仍不能無失也試略言其概焉一曰本紀年月之錯互也竇建德殺宇文化及在武德二年閏月辛丑舊書作二月丁丑陷邢州執總管陳君賓新書在化及未死之前通鑑在化及已死之後武德五月正月丙申相州人殺刺史獨孤徹叛附黑闥案黑闥拔相州執刺史房冕在正月乙酉相州附黑闥殺刺史獨孤在正月丙申事本一端時後十日其誤明矣通鑑黑闥拔相州在武德四年臘月秦王取相州在武德五年正月而獨孤徹之死實錄謂爲祿州刺史胡三省考異謂地理志無祿州蓋字誤耳咸亨二年高宗幸東都太子監國復書於次年十月久視元年吉頊貶琰川控鶴加官列表云是年三月顏真卿之殉義也本傳在興元元年八月通鑑亦同新書帝紀云貞元元年八月李希烈殺真卿不知是年正月顏真

卿已贈司徒諡文忠矣吳少陽之死官也通鑑在元和九年閏月實錄亦同新書帝紀云元和九年九月烏重胤討元濟不知是年十月李光顏爲節度征淮西也夫紀事繫年春秋之義年月不晰先後難尋新唐本紀類此非止一端可謂史家之模楷學者之圭臬耶二曰本紀詔令之漏落也歐陽修史取法春秋體例最嚴藻績不取平時與學者所言必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故其修唐書本紀盡刪詔令歐公之情亦劉子元所云近古詔勅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詞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紱憂勤之至意其君雖反道敗德唯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詔其誠則勳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刪而不載固有深意然唐有天下幾三百年雖文人學士之星馳亦令主明辟之代出聖詔原成於臣手讜言豈乏於帝心至德宗大

赦改元下詔罪己山東士卒見之感泣李抱真謂人情如此賊不足平則文字之用大矣歐公刪之豈徒沒陸贄之功亦且失興元之政三曰宰相誤表世系也三代置吏專重人才六朝授官偏尙門地夫伊耕莘野說築傅巖成湯藉以救民武丁因而定國門地之說淺夫而知其繆也唐書表宰相世系乃云唐爲國久傳世多諸臣亦各修家法子孫或繼居相位或累數世屢顯終唐之世不絕其亦盛矣而紕繆百出僂指難窮或丞尉而不遺或卿貳而反缺或錯記其兄弟之官或備書其褒贈之職或有諡而不載或未歷而誤書甚者以蕭叔大心爲宋樂父之後以百里孟明爲白乙丙之親陳軫相楚在秦滅齊王建之下臺駘分沈爲姬姓周文王之支考證疏漏莫此爲尤曾國藩謂此表如琅邪王氏出周王子晉之後而又敘王吉王駿之系蘭陵蕭氏出顓頊帝借之後而又

序蕭何望之之系如屈指而數庭樹略無參稽猶豫之詞蓋歐公嘗譏史遷不能闕疑曾氏又譏歐公不善闕疑也四曰兵志未詳條理也夫兵之爲事大矣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吾人於吉凶冠婚之禮慶弔俯仰之容稍或失宜貽譏大雅况萬千介夫出自閭井心存進退之令耳聽金鼓之聲手候擊刺之宜足趣鵠鶴之勢隨地形而變陣飈馳電發之疾因我便而乘敵勝負頃刻之間非有條教號令以攝之其能如意指揮乎唐代兵制三變始爲府兵府兵廢而爲曠騎曠騎廢而爲方鎮之兵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置兵於京師曰禁軍而國遂以亡矣歐公唐書兵志之言曰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之事不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夫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者兵之本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者兵之末

舍其本揣其末非良史之筆觀杜佑通典引李衛公兵法皆今唐書所未錄則唐書刪薙者多矣宰相譜牒累牘連篇兵事規矩惜墨吝紙何其繆歟五曰刪有用之駢文載非要之散文也韓柳文章追蹤史漢超四傑之靡起八代之衰編而次之固與班書錄相如揚雄之賦范史載班固張衡之文宋書採靈運山居之作周書取庾信江南之篇體例既合宗情無殊乃韓錄論佛骨祭鱷魚可矣復錄潮州謝表進學解何也柳錄貞符文自傲賦足矣復錄詒許孟容蕭俛書何也至駢儷如祖君彥討隋帝之檄駱賓王討武曩之文揚梟獍之巨魁疾狐狸之善媚本千秋可鑒乃一字都刪而劉子元與監修國史蕭至忠書悲頭白之可期惜汗青之無日曰五不可論史精矣爲唐書者宜錄原文俾資後學乃以其義理之富則采錄之以其對偶之文則改竄之面目頓異聲調全非劉

孫貞女者余同年友孫編修敬軒之次女也敬軒娶於林貞女生五年卽許字其舅氏之子林生觀平觀平少修整好學年二十爲諸生明年省其父於杭之學官舍死貞女聞訃不飲生父母窺其意徐爲勸解貞女俛不應後父母將更爲議婚貞女拒戶不食以泣痛欲自經其父母驚而止母尤哀之諭貞女曰某氏女字某氏者婿死更婚於某今已有子而夫亦榮貴此於古禮爲當不爲非也貞女聞母言悵然淚落不能止徐仰首曰此非兒心所安卽若此何以爲人時貞女年甫十六也歲庚子敬軒將挈家赴京師貞女意憫然不欲北行願留林氏念父母愛憐己特甚不敢拂父母意強隨至京恆鬱鬱屏居一室中鉛粉釵釧之飾斥去不御時去觀平之亡且六七年父母意其爲日久其志或可徐易也適有顧太孺人者春秋高淑行慈性藹然貞女母林孺人邀至邸舍託以溫言開慰覲解女意願太孺人秉燭與語蟬聯至三更貞女隱几不答卒乃起謝曰太孺人教良是然我意則已決也於是敬軒夫婦知其女之志必不可奪遂不復議婚而遺書其舅曰此眞汝家婦矣初貞女慮其父母奪己之志恆蹙然憂且懼遂以病至是知父母已無他意且遺舅書許以婦歸林氏也貞女意始慰然病則漸深不可治適其舅謁選至京貞女蹶起牀蓐間欲出見舅其母憐其病不支止之不得遂整服出見如禮後其舅將之官郵城貞女欲強起隨行舅慰之曰新婦好將息待汝姑至卽遣人來迎汝也貞女則從枕上叩頭以謝踰兩月病愈亟屢請其父欲往郵城其父曰汝今病若此詎可長途稍愈當聽汝耳貞女則曰往卽病愈

病若不愈尤不可不往也兒報父母恩俟來生矣不數日而
貞女死竟不克如其志往鄆城也敬軒以是述女事悲甚請
余為傳而論之曰貞女病當沉綿瀕死之際而屢請于父母
欲往鄆城彼其意固謂既為林家婦則與其死於父母之家
不若往依其舅死於舅之官舍則死於林也死尤得其所矣
嗚呼其從一以終之志為可憫也敬軒治禮經篤信古禮謂
婿未娶而死既葬服除以昏先王之制中庸之行也雖甚憐
其女而頰疑所行之過余謂此義前賢論之詳矣我鄉朱檢
討彝尊書戴貞女事而曰女未昏而喪其夫禮往弔服斬衰
妻之本服也考漢制婦人不貳斬既服以弔嫁而為後夫服
是貳斬也貞女義勿敢出也諒哉斯言既服斬之重而復釋
服以昏於心非所安然則先王之制固從中人之情以定不
強人以難行耳若賢者求遂其心之所安固不得以為過而
不合於禮矣若貞女者但知以身許人則不可復改求遂我
心所安而已矣不幸而
病繼以死亦何恨哉

行狀子一涑歲貢生候選教諭孫一松承邑廩生有文而早

卒

釗案平陽楊詩甌海遺珠錄松承擬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一首云侵晨仗短策勝迹娛林泉孤嶼兀中流蒼秀

空攀緣長風送輕棹霽日晞晨巔野曠州岸迥秋高風嵐影妍波心斂烟霧峯媚漪瀾境清意彌愜慮淡真自全何必登蓬萊憫恍曾孫一裕昆郡庠生亦好學通歷算家言玄孫三求列仙

長高紱縣學生次某某皆端謹守其家法 涑與先府君及
裕昆與予兄弟皆相親愛歲時往來若同族云

先生天性至孝友律己甚嚴而特寬和誠厚以與人居家不事生
產在官一無玩好清風高節為時推重

縣志傳希旦孝友篤至動止有法居官事無鉅細一以恪謹
為主接物甚和易而自持甚廉正臥病在假史館例給月費
錢力辭不受 生平載籍之外無他好

行述性篤孝侍先大父起居不離左右曲意承歡先大母中
年多疾齒折不遂醫府君恆手劈食物碎甚而掬奉之食畢
乃退或遠行必以囑吾母代奉故大母得以老壽無所苦焉
與叔父至相友愛數十年來常如孩孺日以讀書稽古為天
倫之樂恆念東坡先生與子由詩所謂平生學道真實意者

以相勉而每誦子由對牀夜雨之語惻然不能自已蓋其孝友實根天性以故鄉黨共稱焉 天性寬和率真無假飾人無貴賤咸欣然相接雖奴僕不聞其呵斥聲尤不妄取臥病時史館例送月費錢府君辭以在假力卻不受同館聞之莫不歎府君清節為不易得也居家不事生產自奉淡泊食無兼味衣服輿馬之飾略不加意有告急者恆傾囊與之初不自為計所歷順逆境遇安之若素凡六入秋闈而獲鄉薦七試春官而成進士其間被抑司衡毫無間意登第後仍如為諸生時不以榮利變節在郡講學時當事者雅慕之時修適館之好府君從無一語及公事居官十餘年更不妄投一刺屆鄉會試期將以同考開列輒杜門謝客雖朝夕往來者不能一見

行狀先生自少以善事父母稱與弟希奭盡其愛持己甚嚴而與人特寬厚務在相接以誠居家不問生產及在官無車馬衣服之好而遇人之急常務竭其力 先生既以文學為諸公貴人所慕嚮而平生彌自矜惜不苟趨勢利 在翰林時大學士和珅慕其名使人諭意指先生絕不一往遇鄉會試輒前期杜門謝客雖密友不得一見其面既臥病國史館猶月致公費錢先生輒以在假辭不受同館者皆以為難

項几山先生云馮魚山嘗言和相國甚傾慕先生先生不往

其門延釗檢行述册中有項先生及某氏手筆條注十餘則茲一一逐錄之以備攷又案馮敏昌號魚山欽州人由

進士官戶部主事工詩著有羅浮草堂集

為學信程朱而篤躬行覃摯經史而致力於三禮尤深旁則博涉羣書凡天文地理輿歷算卜筮諸家言無所不覽

縣志傳於書無所不讀天文地輿律呂勾股卜筮之類靡不
擊究尤尊信程朱語錄期於實踐未嘗侈騰口說每日學道
而近名可恥之甚

行述生平學術大者尤在留心正學凡程朱語錄無不服膺
誦法深知篤信灼見不惑而要於躬修實踐每日學道而以
為近名之資此可恥之甚也 平居又以一物不知為恥故
自天文地輿律呂卜筮勾股一切之學莫不精心研究 府
君尤熟於廿二史其於故事之源流與歷朝興亡治亂之所
以然無不鑿鑿言之上下考尤以為有用之實學也

行狀其為學務在博覽自天文地輿歷算卜筮之書無所不
研究 其於程朱之說尤篤信之而務在實體諸身嘗曰學
道而以為名吾所恥也 其於諸經尤深於三禮 昔水心

管子集註

陳準

牧民第一

國頌

四維

四順

六親

五法

經言一

豬飼彥博云牧養也取篇首二字為名○準案管子持國主義
以利民為先正德為本故曰牧民因以題篇○張佩綸云牧民
乃管子之大
名非篇目也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

四時所以生

守在倉廩

食者人

國多財

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

舉盡也言地盡辟則人留而安處也

留處据尹知章注似亦作地舉辟舉處為均上下文皆協均此不
宜獨異輕重甲篇曰地辟舉則民留處事語地數二篇並曰壤辟

舉則民留處是其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明證朱本可字誤 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劉師培云
疏後漢書樊弘傳注引此文則並作而文選籍田賦李注引作則
又羣書治要引崔實政論云故古記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知榮辱字亦作而與上服度則六親固
史記本傳及序錄引合 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
親各得其所故能感恩

而結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
文巧者刑守國之

度在飾四維

俞氏樾云禮義廉恥非由修飾飾當讀為飭詩六月
篇戎車既飭毛傳曰飭正也飭四維者正四維也飭

與飾古通用易雜卦傳蠱則飭也釋文曰王肅本作飾禮記順民

樂記篇復亂以飭歸史記樂書作復亂以飾歸並其證矣

之經俞云順當讀為訓訓民之經言教訓其民之道也古順訓通

作順是在明鬼神祇祇作祇山川鬼神山川皆有尊敬宗廟恭祖

舊謂恭承先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太平御覽

部十資產部十六引此均無廩野蕪曠則民乃管管當為姦趙

花齋本均作姦郭慶藩云廣韻管古顏切與姦同周秦以前書

同音皆假借用之劉師培案蕪字當从元本作無尹注管當為

蕪乃無當為蕪之誤戴望云管疑荒字之誤荒與曠為均或作

蕪誤準案蕪當為無曠乃曠之誤一切經音義十八引蒼頡云

穰即粟也字林云穀有芒也說文芒粟也後人誤穰為曠無文不

成義因改無為蕪耳管當作管形近而誤詩大雅靡聖管管傳無

所依繫說文作意意憂也廣韻意憂無告也野無粟則上無量

民憂上無量則民妄文例同也猪飼彥博管亦釋荒並非

則民乃妄妄踰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為

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者刑

簡俞云尹注云璋當為璋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

之原不禁文巧也尹氏據上文以說兩原是矣讀璋為章未得其

字璋乃璋字之誤說文土部璋擁也經典多以璋為之呂氏春秋

貴直篇是障其原而欲其水也高誘注曰障塞也障塞即璋擁此

云不璋兩原正與呂氏春秋所云璋其原者同義若非誤作璋亦

必改而為障矣丁氏士涵云璋當為璋高誘呂覽注曰障塞也

說文訓隔隔亦塞也又土部璋擁也義亦相近準案兩原蓋指

務四時與守倉廩也璋義當从尹注璋郭障古通用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

云悟疑信字之誤神信為均準案則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言

陋民不悟當作不悞陋民神民為均登封降禪祇祀山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不恭祖

川則威令遠聞劉師培云文選晉記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右國頌頌容也謂陳為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

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孫氏星衍云藝文類

得復御覽六百二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洪氏

十四引錯作措云賈子新書俗激篇取作醜準案取猶醜也呂禮不踰節義不

氏春秋不侵篇欲醜之以辭高注云醜或作恥禮不踰節義不

自進自進謂不由薦舉也郭慶藩云自進謂挾智以干廉不蔽

惡隱蔽其惡恥不從枉詭隨邪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右四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王氏念孫案政之所興唐魏徵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政治部上御覽治道部五引此並作政之所行後人改行爲興以對下文政之所廢耳不知此四句本謂政順民心則行不順民心則廢下文曰令順民心則威令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御覽治道部五引作我安存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君於平康能佚樂人及其危能必爲之憂勞下三順皆然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孫云羣書治要引畏作恐下文曰故刑罰繁而意不恐此作畏字誤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

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準案故知予之爲取者據史記無故字予字政之寶也謂與之生全取其死難也

右四順順循也循其理也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涸竭也○孫云治要引涸作涸文子精誠篇作積於不盡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源劉師培云文心雕龍書記篇云命○孫云於字當依文子精誠篇作如○準案文心雕龍書記篇命一作令馮已倉校下令當作下令使民於不爭之官趙蕤長短經八引民作士爭作諍戴云周官士師曰官官府也○準案長短經誤不足據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張氏文虎云授有德也務五穀也育六畜也皆四字句宜一例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順而悅故不爭也○明必死之路者嚴

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
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所謂
處必可使百代常行○孫云治要一作壹○準案王佩倫不行不
云偷取一世當作一時一世三十年不得謂不久矣是也
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重也欺民之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
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日本安井衡纂
詰引豬飼彥博
云令字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
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偷取
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右士經

士事也經常也謂陳事之可以常行者也○顧
氏廣圻云士當是十一字并寫之誤○安井衡

云經
法也

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言有家之親斥以爲鄉之疏必
生怨故不可爲也下三事同此以鄉爲國
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以家爲家也一親
以鄉爲

子苑

內篇

方國珍寇温始末序

遜學齋文目編年錄跋

贈金松岑敘

木厂甲集自序

賈宅園探梅記

六十書懷

贈邵穎

讀漢書東方朔傳

石遺先生示避亂詩奉和

和甘林見憶原韻二首

我軍克南京作

與羅燮祥林沐森遊花地

遊白雲山

外篇

讀陳止齋文集

陳先生墓表

劉紹寬

孫延釗

宋慈抱

陳謚

陳閱慧

劉紹寬

林損

宋慈抱

夏承燾

王理孚

李翹

李笠

前人

黃式三遺著

馬毅倫

文選集聯 (續)

飛辯騁辭英聲發越
體睿履正克明克聖
雄節邁倫允文允武
遊心至虛爰清爰靜
敦履璞沈明詩悅禮
妙思六經懷文抱質
九流七略朗心獨見
天才博瞻鉤深探蹟
樂道閒居修誦習傳
辭義典雅發彩流潤
春風朝照開榮灑澤
棲志浮雲輕祿傲貴
澡身玄淵少私寡欲
體靜心閑道識虛遠
篆刻如文藻思綺合
雅性內融神襟蘭郁

達

睇高慕古惠問川流
才博智瞻知章知微
道風秀世如珪如璋
植操貞固如山如淵
肆義芳訊枕經藉書
總修百行味道研幾
六藝百家辭義可觀
神情玄定長想遠思
澄心徇物觀象洞玄
思致恬敏散耀垂文
高霞孤映流景揚輝
邁心玄曠飛聲激塵
肆義芳訊彈見洽聞
神清氣茂表裏融通
治國以禮睿問川流
英華外發惠問川流

方國珍寇温始末序

劉紹寬

余少即聞吾鄉葉箕林先生箸有方國珍亂郡考而未見其書厥
後葉生鍊羣從余游以鈔本見示鍊羣先生族孫也余修平陽縣
志嘗再假閱之今吾友黃子溯初來徵是書余復索諸鍊羣久而
得之乃別一鈔本題曰方國珍亂郡始末余謂是書體倣紀事本
末自名始末為宜而亂郡之名亦有可商者温州元時名路不名
郡明清以來改名為府今稱為郡名實不應且國珍據有慶元台
温三路今通稱曰郡亦不知其為何路傳曰兵作於內為亂於外
為寇國珍先據台慶後及温州應名寇温為宜遂改訂其名為寇
温始末此本輾轉傳鈔誤字極多且原書徵引亦間有譌誤之處
因取元明兩史及諸州縣志與他書之涉及方事者逐加校攷其
間彼此互譌者不一而足乃為悉心是正遂將原書遺者補之誤

者訂之閱二十日而稿成竊謂是書雖寥寥數葉而於當時政治之窳敗禍亂之萌生一一可求其故而足爲後人鑒戒至於忠臣義士孝子節婦當此民彝泯亂之日皆能致命遂志而不汨於俗此尤見秉彝之常在反經之有由而世之不終於亂也且是書足正史志之誤者有三焉元史謂納麟以宣敕募台州民夾擊國珍今攷其所列之名有籍温州者鄞縣志通謂瀕海大姓其詞甚當而元史專屬之台州民誤矣一也甯台府縣志皆謂方寇據温在至正十五年而温志謂爲十八年今證以他書温志不誤則甯台諸志皆誤矣二也平陽周宗道爲元守土方寇軋之謂敗迨被執後其下始款明以逐方温鄞諸志及他書多可攷而明史謂宗道先款明而後爲方所敗如是則宗道始終奉元之節不見而且與方寇之反覆元明間幾無以異矣納款先後一言之誤所關匪細

此有不可不辨者三也先生枕藉經史博極羣書余先生生後百餘年於其書未能盡讀今訂是書惟於所據有可攷見者注其出處其未見者亦悉爲標出以待後人補注焉至於先生原文有所移易竄改者非敢逞凡專輒惟求紀事翔實成爲信史而已先生有知其必首肯之而不以爲僭歟

遜學齋文目編年錄跋

孫延釗

延釗纂次先大父太僕公年譜畢乃悉檢家藏公所爲古文初稿最取原目按年排比爲此錄一卷此錄及下卷詩目編年錄並可與年譜所載事實互資考覈其詳記著作日月者並次其月日不識年分者三十五篇則以彙列於最後而就中細繹文義略得推知其時者竊附案語以明之稿中篇尾間綴時賢評語茲隨逐於題目之左方蓋公之文境所歷與夫當日朋僚相知之雅概見乎

此初稿校刻本正續文鈔多文三十一篇然稿中於此三十一篇
卻無自注刪削字樣而奏議書札刻本咸未箸錄則公之旨又似
別有在者公嘗語人曰先人手澤惠其少什襲藏之以示子孫無
以刪為續鈔二周
仲海詩序爰推本斯意將刻本未刊各文從稿中逐謄若
千篇附載於年譜可作文鈔補逸觀也惟稿紙局篋已非一朝其
經蟬魚侵蝕字落句斷者難以盡寫姑闕文而廛存其目耳至於
公揚歷中外與道咸同光四朝名臣多為雅故其間頻相問訊寸
簡尺牘隨意揮灑散在四方者甚夥或有語涉政治學藝及當時
軍旅之事者匪徒見蹤跡於神交抑亦資方聞之時術顧初無副
稿恨未能徧搜而悉存之若夫公論究古人文章義法則永嘉古
文詞略十二卷中言之最詳其他綴記於玉海樓藏書冊端者或
得意文中或會心言外朱墨戢善尤不勝紀延釗既盡覽之遂一

一手鈔於別冊輯成遜學齋文史箋評六卷以示後學吾家子弟
儻有志於秦漢唐宋作者及鄉哲止齋水心之文者即此六卷十
二卷而子細推詳之沾溉不可窮矣公之評史記也曰三晉齊田
常之立而春秋不能不為戰國矣孔子之卒而東周不可為矣故
於周諸侯世家中書田齊之弑君書齊威王之元年書趙韓魏之
得列於諸侯而皆書孔子之相魯孔子之卒故諸侯世家以三晉
田齊終而即以孔子繼之又曰孔子卒而萬世之天下皆為秦漢
之天下矣故以孔子世家居周之末居漢之先書孔子
世家後又曰齊三
晉以後太史公所惡者秦始皇也擊秦之舉自涉倡自親滅秦者
項羽也故項羽為本紀列漢諸紀之前陳涉為世家列漢諸世家
之前書陳涉
世家後又曰蕭何為漢首功而太史公敘其世家以千餘字
了之此豈後人所及然觀其所言何能知高祖知韓信知曹參則

其能用人可知也用鮑生計用召平計用客計則其能聽言可知也其興關中卒輒補缺則其平時之訓練購肄可知也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則其平時之務農豐財可知也收圖書律令於前定法令約束於後則其總攬大體深明遠略可知也千餘言中而蕭何之相才與古今爲相之道約略括於其中此所以爲太史公之文也書蕭相國世家後又曰蕭曹留侯漢業所由興也陳平周勃劉氏所由定也故亦爲世家言書曹相國世家及陳丞相世家後又曰三王皆不傳後而以爲世家者太史公固自以謂附也然信如策文所云則兢兢業業固可以永保其家而藩輔之立其爲朝廷重也大矣諸侯王至乘牛車則以其不能守法而漢徒以權制之於是諸侯無世家者矣此王氏之禍所由起也故世家以五宗終而繼之以三王之策文封建之衰史公之所深懼也書三王世家後又曰自武帝用公孫宏尊

卜式而功利之俗成矣此太史公所深惡也故世家首吳泰伯列傳首伯夷叔齊又曰善人得禍史公以自寓也不軌逸樂則當時將相酷吏之徒也卒以砥行立名則所爲託史記以自見於後世此傳與報任少卿書互相發明其行文如雷電恍忽興雲而波厲真千古之奇文矣書伯夷列傳後又曰清靜無爲之說興而紀綱法度蕩然盡矣此民所由無所措手足而刑名法術不得不承其弊矣故老莊與申韓同傳刑之不足而必繼之以兵此司馬孫吳子胥列傳所以又在申韓之次也書老子韓非列傳後又曰仲尼之道不行而其弟子亦無一人得用者此春秋之所以爲戰國也由管晏以至伍員春秋之勢極矣七十子以仲尼弟子稱而周衰不可爲矣商鞅蘇張諸人所以成戰國之勢也太史公蓋深悲於其際矣書伍子胥列傳後又曰蘇張迭起卒之縱散爲衡而秦之勢成極於白起王翦而六

國無復遺種然秦亦以亡此戰國成敗之大局也敘六國之所由滅而秦之亡即附見於王翦傳太史公深有惡於秦也繼之以荀卿孟子亦猶仲尼弟子居春秋戰國之交儒術之絀而世變因此愈不可言矣書白起王翦列傳後又曰孟荀列傳猶孔子世家仲尼弟子之旨也孟荀不足以勝淳于騶衍輩而五君范雎蔡澤等遂擅名於戰國此六國及秦之所以亡也然信陵猶能存魏樂毅猶能存燕趙藺猶能存趙田單猶能存齊六國不能用人以自存而仲連之奮屈原之憤相繼而起矣終以不韋喜秦之先亡也次以刺客悲六國之終不能報仇也故曰太史公述七國其所惡尤在秦也書孟荀卿列傳後又曰信陵傳末終之以十八歲而秦虜魏王與樂毅傳末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李牧傳末遂滅趙屈原傳末數十年竟為秦所滅皆史公文章脈絡也書魏公子列傳後又曰田單之後不韋之前

出魯仲連鄒陽屈原賈生二傳太史公文一大停頓處又曰魯連之為人與戰國時言功利者意趣獨迥然不同而鄒陽屈原賈生皆能以材被讒而借文字以自見於後世者也此太史公所以自寓也太史公文如神龍行空有時忽現鱗爪書屈原賈生列傳後又曰李斯蒙恬秦政之將相也以二人畢秦事而先之以不韋明秦之已為呂也秦諸大臣能亡六國而亡秦者即秦之大臣六國諸大臣不能為六國報仇而為六國報仇者亦秦之大臣天理之可畏如此史公則痛快言之矣書呂不韋列傳後又曰李斯傳獨為委曲詳盡者著秦之所以亡斯高皆秦之所由亡而高不足以立傳故附見於李斯蒙恬二傳以李斯蒙恬繼刺客者惜荆軻之無成而猶幸為六國之刺客者即秦始皇之將相也李斯傳末而備載子嬰之亡無乃贅乎曰太史公於七國最惡秦始皇故於秦之亡則痛快言之

在一傳爲疣贅在全文則精神血脈之所聚也觀於項王斬之二語則余於項羽猶本紀以爲予其滅秦誠不妄矣書李斯列傳後又曰張丞相申屠丞相以後漢之相業不復足觀矣故以此二人爲漢相之殿而御史大夫數人者附見焉然二丞相雖視蕭曹陳平異猶可取其一節故得如蕭曹陳平仍稱丞相而後此之恬侯平津侯不復曰丞相矣書張丞相列傳後又曰萬石君者言其徒富貴而已以醇謹無他至宰相大臣漢之所由衰也蕭曹之業於是不可復見矣故以此傳終漢相而繼以扁鵲倉公傳以見醫國之無人也書萬石張叔列傳後又曰太史公最不滿於武帝之伐胡而安國乃首主和親者故將敘匈奴及衛李列傳而以韓安國先之書韓長孺列傳後又曰二人皆諫伐匈奴者故以次衛霍後太史公所深惡者武帝窮兵之舉也書平津侯主父列傳後又曰太史談論六家要指曰神大用則竭形大勞

則敝形神離則死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此數語直與武帝相反故凡遷之書皆爲武帝作也武帝時所謂儒者公孫宏等也則不如道家之無爲明乎此則知遷非抑儒術崇黃老者遷自謂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則其學之所從來可知矣書太史公自序後先叔祖侍郎公謂公於史記能以全書作一篇讀見史公大意足補歸方所未備卽此諸條是也震川望溪之筆馬平王氏合纂刻行既學者所習見凌氏評林及其後諸家筆記大抵各有傳書而公手點之汲古閣本鴻寶獨祕因附著其所論之大者於此以其未識年月莫能繫於年譜也此外尙有細字短箋訂補二家原點原評之處色筆爛然並錄入文史箋評先徵君述公行狀云公爲古文辭導原遷固而王定甫亦謂勝處出子長蓋辭枕旣久深造而自得之焉

贈金松岑敘

宋慈抱

學問之道奚貴乎或曰學問以專精爲貴鄭玄之文通人不取溫公之筆四六不能鄭玄溫公既精於經術與史學使銳志爲文則在漢僅足爲孔融王粲曹植輩爭席而在宋不過歐陽修蘇軾之流亞已耳故務以一端自任或曰學問以汎濫爲貴班固修漢書乃能爲兩都賦張衡賦兩京開元占經載其靈憲楊雄以詞章名太玄方言固治經著述學亦何必一端哉是二說也宋慈抱皆聞之則姑大言之正言之以答曰學問一道以有用爲貴以無用爲賤孔融以清狂賈禍王粲以文字媚權貴曹植溺情詩酒誦俳優小說五千言使之治國平天下能乎否乎蘇軾得力於縱橫家尤不足道以比於鄭玄司馬溫公之經術史學有用無用可一言決也班固有兩都賦乃能修史信矣然修史徒崇文采識斷不逮太

史公遠甚張衡揚雄則醇疵雜出其汎濫固不以方隅自域其有用尙難比鄭玄溫公也惟歐陽修以諛墓爲務修五代史乃能本春秋之義例得龍門之識斷褒貶森嚴捐空文而崇直筆斯眞明有用無用之分耳慈抱持此說以答客客不知所謂而退則舉以質吳江金君松岑松岑或亦首肯乎蓋松岑之學由俗眼視之謂之專精也可謂之汎濫也可謂之有用也可謂之無用也可慈抱不識其人讀其文若詩與徐君哲東贈敘而知松岑貫穿於羣經諸史旁涉乎九流百家能爲駢散文能爲古今體詩謂之汎濫可也然於汎濫之內文則沈博絕麗詩則豪宕奇詭非專精者不能爲取古史作宮詞古意倣三十六體稗官梵夾無不供其駐使謂之無用可也然懷經世之略明治水之方問禮于曹先生叔彥問文字聲韻於章先生太炎近且膺各省志局之聘以史筆自

任不謂之有用不可也松岑其先以汎濫而進於專精以無用而進於有用神乎技而幾於道矣往時曹明甫爲法官吾郡嘗約慈抱遊仙巖曰松岑來君盍偕行慈抱適有事不克偕至今以交臂失之爲恨適高君吹萬以松岑天放樓詩文見示輒舉平日論義與粗知松岑萬一者作序以贈之並質諸高君以爲何如也

木厂甲集自序

陳謚

余生七歲入學十歲誦唐宋韓柳曾王之文篤好而不厭十五讀漢司馬遷史記始作補墨子列傳十七見永嘉叢書而知留意鄉邦文獻十九走京師侍先徵君居益聞緒論得窺學問之大出從當世名流請業爲文迺稍稍受桐城義法以聲色格律之說自持余心勿喜終厭薄之而吾文有進境矣失怙以後世變日亟余於是居家持門戶不復專心讀書然鄉里之人無師而不悅學鷄鳴

以起皆跖之徒也士生其間而欲有以自拔於流俗者鮮矣爰述東甌人物志温州藝文志各若干卷十稔之中所作文無慮百首因錄其有關學術掌故者若干篇自爲甲集藏之敝帚之享亦人情所不能自已若謂文章之事則余也鬼神未工遑論狗馬莊子不云乎民食芻豢麋鹿食廌天下之人固不可強而同也嗚呼獨行無侶居亂世以思君子悲夫然窮達得喪豈足爲余憂哉

賈宅園探梅記

陳閱慧

茶山賈宅園藝梅最盛夙號梅村自前村度橋而往石徑蜿蜒岡巒掩靄半里之外村舍鱗列炊煙出屋半作白雲繁英綴林紛如皓雪南行折西徑路漸坦牆陰籬角積皜叢芬間以棕櫚侶之修竹老梅三五偃蹇離立棲迹深隱恍逢高人擢秀輕盈又如士女翠禽刷羽下窺尊疊瓊葩辭枝忽點襟袂時間澗水響若珮環碎

石磷磷媚茲綠淨鯨魚一隊游若乘空人影乍移翕然聚散旁有
石橋斜同略約拄杖逕度乃入田家古梅一株植已百載薛幹摧
朽霜皮逾寸蟻齧蟲雕生意未已虬枝上茁敷花特繁屈曲蚴蟻
奇古無匹林林萬樹斯爲傑出清馨暗嗅繞樹徘徊姑射匪遙時
涉遐想出尋故道遂陟山麓蒼松彌望列仗森然度澗而北蔚有
梅園翳高塞深冰玉一色茅亭一笠見毀颺母竹樹千尺下蔭團
瓢更經仄術重覩平疇有梅一樹架空若梁偃仰欹斜狀亦奇詭
清景易失勝集靡常濡筆記之用示儔侶時壬申十二月十三日
也

六十書懷

劉寬紹

滄桑幾閱此身存賸有平生未報恩老賤江湖辜宅相少長於外家楊氏
迂疏章句負師門謂金遜齋吳祁甫徐籀嶺諸師分爲俗士鄉更好例作文人道

不尊畢竟儒風淪替日闇修誰復識申轅

辯生末學竟如何舊說新知軒大波縱使歐風趨倍根笛兒卡不應

國粹轢丘軻音殊宮徵休相笑味別酸鹹要待和慙愧卅年叨講

席未能何鄭泯操戈

釣游邱水舊關情晚續圖經豈爲名願挽士風敦善俗待諏吏治

起疲氓微文婉約孤懷寄尺稿經營十載成先哲有靈誰識我明

夷貞晦四先生謂宋霽山鄭初心元史文璣陳子上諸鄉哲

泯莽世局已如斯被髮伊川早識之異說乾嘉開鉅子末流洪猛

甚今時洛閩終紹尼山緒能秀俱弘我佛慈誰續薪傳泐劫運榛

苓千載繫吾思

贈邵穎并令誦之母前以代一橘之獻

林損

邵生十載百踵門發篋得書又萬言言來乞壽母文自云母節

屯且敦我聞生語心酸苦三復書辭淚如雨彼母之節猶我母躬
爲孤兒孝無取汗顏曷以答邵生勉盡烏私知權衡下筆定非鴻
毛輕久之亦以觀汝誠今秋述母昔者事一字一語出肺腑邵生
忽來增涕泗長跪更申十載意世衰道微人若犧物盈其間情不
齊憧憧往來夏變夷彝倫初建安有西邵生邵生何爲者舉手爲
生扶大雅孝子錫類知者寡于以求之林之下

讀漢書東方朔傳

宋慈抱

金門執戟自翱翔柱下工時拙首陽不學平津談經術曾因上苑
著文章湯周法律民胥怨衛霍功名衆亦傷射覆詼諧忘得失佞
臣那比歲星祥

石遺先生示避亂詩感東省近事奉和

夏承燾

衰衣百輩愧高勳袞袞籌邊腹負君快意誰傳隳邱費寒心天欲

壓燕雲未招朱咪歸千里又見蒼頭哭一軍翻彼藥師笑張珏汴
京此局昔無聞

和甘林見憶原韻二首

王理孚

南州冠冕更誰倫邪許同舟望若神疑謗早消羊叔醜文章莫慰
馬卿貧星河耿耿成長夜方寸蓬蓬有遠春萬里先鞭爭一著不
堪東海正揚塵

白柄長鑿羨伯倫無田倏忽誓江神少年壯盛狂兼狷老骨嶙峋
病卽貧芻豆難求千里足江山空說六朝春黃金華髮飄蕭日門
外紅飛十丈塵

我軍克南京作

李翹

用兵有至道人欲天不違簞壺迎卒徒寇敵望崩摧迅發及浙河
制勝出淮淝建義已阡落徐方坐驅馳在昔仁聖言東南信都畿

廣輪猶舊制表闕尙崔巍訐謨賴賢才弘納在良規永垂萬古業
遠略綏羣黎

二月十七日與羅燮祥林沐森遊花地

李笠

江邊喚渡擾珠娘十載重遊認舊鄉民十三年與陳辭玄蕭戶以

蟹名人似鯽江邊船繫地緣花著語含香楚謠越諺欣同調

密幾無隙地湘人林園中菊浙人桃並花叢菊天桃竟共芳記取新春纔十日嶺南樂事莫

相忘

二月二十一日遊白雲山

前人

南國春新雨乍晴白雲初探最縈情散花有女初停舞山麓某寺

男女習交際舞問竹無人且獨行因不諳粵語蕭寺聲銷沉梵貝酒家塵

軟動哀箏地有白雲酒家迷途不遠尋歸徑野趣悠然羨偶耕

讀陳止齋文集

黃式三

止齋陳公傅良之學本於薛良齋止齋作薛公行狀自言授徒城南薛公來教督之而已謝徒束書屏居山間薛公又過之問所治何業乃以己之所已得者對薛公曰吾懼子之累於得也於是往依而卒學焉止齋祭薛公文自言初見梅潭教之專讀魯論迨適毗陵授以百氏書博我約我有源有涉譬彼草木自根徂葉然則止齋之學得益於薛公者深矣薛公之學本於袁道潔袁公自六經百氏下至方術兵書無所不覽薛公既得其傳加以考訂凡禮樂兵農務求該通委曲可以施諸實用止齋嗣之厥緒益張是以奏劄詳明一時莫比而爲程朱學者溯彼爲功利之學而少之夫聖門四科必列政事講論經制安得以功利爲譏禹之九歌敘以功乾之四德和以利道義中之功利必諱之而不言豈不迂腐也

耶且止齋之醇於薛公觀其論君德內治欲合內朝外廷爲一體論政治欲減重征省兵薄刑專期民俗之富厚其答陳同甫書於朱陳之說各不諱其失同甫之意功成卽是德事濟卽是理止齋旣非之朱子以漢唐君相祇是天資闇合止齋則謂人有二三分之識斯有二三分之功用有六七分之識斯有六七分之功用亦有識已十分而行之不盡不得不降一格者斷無不識而闇合之理止齋此言上下古今洞見本原可謂不偏矣止齋熟於掌故所謂冗兵羨餘上供諸弊洞見一代源流其論井田之法不必如畫棋後儒皆從之足見讀經有法惟論封建之大小以孟子所言者小爲方徑之數以周官所言者大爲周圍之數疏於算學遂失至此朱子駁之後之學者正當因止齋之所未通蒐討而究言之不得謂經制之學可以置之不攷也止齋文集重刊於道光甲午

式三以有事未得與校對之役而書中列式三名謬冠卷首抱愧殊深今幸二十年後尙能讀此書而識之

陳先生墓表

馬敘倫

先生姓陳氏諱黻宸字介石浙江瑞安縣人也瑞安在宋時有魁人曰葉適陳傅良以性理文章經制之學與湘胡氏閩朱氏相頡頏學者宗之謂是永嘉之學清道咸間縣人孫衣言鏘鳴昆弟號能繼承其風然衣言昆弟仕宦京師又多接乾嘉遺獻稍稍傾側於故訓名物之業衣言子詒讓遂以樸學爲晚近大師先生幼秉庭聞別無師緒少與平陽宋衡樂清陳虬密相切磋衡爲鏘鳴女夫又師俞樾其學則近王符仲長統徐幹虬則與蘇軾陳亮爲近先生於學雖無所不窺然亦宿於性理文章經制治性理宗陸九淵王守仁以爲人致不爲私欲所蔽之心自應萬事而曲當苟求

於外則支離而無歸言文章稱司馬遷以爲能撫寫真實自出機杼經制則自治史始謂不通史學則於民生習俗之故世運遷移之迹不能推原而究末所設施爲無當衡箸六齋卑議虬箸治平通議皆舉列當世之故欲有所興替而先生獨勤於教人初主平陽樂清永嘉諸書院學者既附緣矣會先生與虬以會試至京師與諸憂國之士昌言變法自強康有爲欲爲保國會浙人汪康年蔡元培及先生與虬意皆不然謀歸爲保浙會抵上海因主速成學堂是自歷主杭州之養正書塾京師大學堂兩廣師範學堂兩廣方言學堂終於北京大學教授先生教人誨之不倦嘗設耑啓發及學者有所悟則申之以問難而終沛然盡其所懷滿學者之意而止故從先生學者各以其資有所成就學者以是厭伏初章炳麟昌言排滿革命浙江巡撫某將逮炳麟黃紹箕孫詒讓宋衡

及先生知之促炳麟亡之日本而先生之主養正書塾也以教授歷史卽陳夷夏文野之義於五胡金元之迹反復而不厭又以孟軻鄧牧黃宗羲之說敷引於講席之間於是杭之學者莫不盛張排滿革命而談民治風浸被於全浙及諸暨趙某延主上海新世男學報先生與其弟子數人橐筆其間益有發皇先生旣成進士新令當入京師大學堂之進士館肄業管學大臣張百熙以先生夙儒當矜異獨聘爲教習先生之教人一如杭州時遂爲提調袁某所撫禍且不可測管學大臣榮慶持不發而張百熙亦不然某因得解然大學堂爲四方羣才所萃英俊之士聞先生之說莫不興起至有投筆買劍欲效荆軻曹沫之所爲者輒夜就先生決去先生每資助之武漢事興先生方長浙江諮議局號召士商設民團遂被推爲副理先生謀藉民團發難省垣以應武漢會巡撫者

略聞其事遂遲不致照會復斬械不予俄而浙軍亦起先生惇性
過人孝友於家周恤里黨信洽遠近在杭州一歲之暮將歸省親
有青田縣二農人傭於杭之郊者來謁先生率出銀五十圓乞爲
持歸先生曰汝輩素不識我不怕我用去耶二人曰吾鄉人皆言
先生可信故來託耳竟置銀而去建國六年先生見督軍會於徐
州知藩鎮之禍皆作憂憤現於辭色及夏假歸卒遭弟喪以慟致
疾遂卒於家年五十九先生學行詳於其孤所述行狀敘倫從先
生久謹次其大者及諸孤之所不及知者揭於先生神道之原以
示後世弟子馬叙倫謹表

叢錄

池志激.....全臺遊記

劉紹寬.....籀園筆記

瑞安陳氏湫濂齋叢書

陳準輯

白紙精印八冊

實洋六元八角

上善堂書目一卷常熟孫從添編

長安復古編一卷劉燕庭藏器胡珉編

鐵花館集部善本書目一卷長沙蔣鳳藻

泥封印古錄一卷全上

癖好堂金石目一卷歸安陸履

丁氏藏器目一卷丁麟年

弈載堂古玉圖錄一卷嘉定醫中容

石鼓文攷證一卷涇縣吳廣濬

舊館壇碑考一卷吳江翁大年

函青閣金石記四卷商城楊鐸

附仿宋聚珍白紙印兩種

韓氏讀有用齋書目一卷韓應陞藏書 封文權編次 一厚冊 實洋一元五角

選錢齋錢譜十五卷華亭吳均 二厚冊 實洋五元

右書錢譜均鑄鋅板頗費工夫印刷無多購請從速

待刊書目

題名集古錄 貞珉闡古錄 章氏方志論文集

方志綜錄 佛幢證古錄 平津館金石萃編廿四卷

說文解字韻隸 塾南書庫目錄初編 管子集註廿四卷

售書處浙江瑞安楊衙街陳繩甫家

已撫之良番毋慮焉前途山麓東西茅穴纍纍皆其寮社也余自十八日上三條崙披凶茸歷瘴毒旁行四百里上崖懸升下壑躑墜覓不見人至今日茅荒沙渚始遇島夷則此行險苦可知矣二十里到知本營有番兵四人適殺鹿刺血而飲李哨官留余午飯遂煨鹿脯以待飯後約行五里遙見海中兩嶼對峙哨官告余曰彼火燒嶼也縱橫二十里天清斯見見者次日必大風離此約六十里居民五百餘家商船避風間有至其地者其一則紅頭嶼也此嶼皆番族穴居不知耕稼以捕魚牧羊為生形狀無異野番而性較馴牧羊於山剪耳為誌無爭奪詐虞之習民人貿易至其地者攜火槍至則知其能傷人也輒望然避之語音頗類太西洋然實莫測其所由統島周圍約五六十里島有高至六七十丈者而男女大小不及千人光緒三年恆春縣周有基嘗率船政學士至

其地又行十里則埤南大營焉埤南面北背海土瘠砂飛一州僅寥寥茅屋十數家其餘鱗比皆番社也登高一望茅芋盈丈大海無涯欲城無可築之原欲池無可鑿之水欲田無可耕之土而并無可遷之民當時原屬生番荒島人跡罕到之區同治三年因琉球漂風難民爲此間凶番所殺日本欲爲復讎而實則覬覦東洲朝廷始派大臣沈文肅討之沈公以海途風肌靡常輪舟不能停泊始議由鳳山恆春鑿山而進其途凡三出而總以三條崙爲通衢然亦左山右谿鳥道一綫側足乃通余甚怪當時官吏拔山通道斬棘披荆糜國家金錢數百萬僅開此三百里無益之巖疆亦可爲失計較矣入營見胡公胡公勤核猛樸吏治才也而帶兵用人非其所長所統五營南至花連港西至三條崙縱橫五百里分紮三十處共二千而實不及千人嗚呼海疆營制壞不可言而臺

灣更甚良以兵弁皆由內地脫逃而出非昏眊卽流活無營不缺額無兵不烟癮問胡公之營猶較全臺爲可觀竊歎臺灣孤懸海外鄭氏納土逾二百年向第有臺灣諸羅鳳山三縣彰化淡水皆係後闢自嘉慶中噶瑪蘭設官且闢及後山矣今則自蘇澳岐萊秀孤鸞埤南以逮琅璠恆春拔木通道彈盡人力幾及千餘里容髮僭耳雕蹄鑿齒之民皆得沐浴聖化此亦天時人事所不容已者也然而築礮臺制水雷調駐楚粵營勇費已不資而禍患仍出於籌防之外蓋亦治之者不得其本耳余嘗謂臺灣惟東州地瘠無可爲中南民氣忙碌猶如日之過午未歸食者而臺北山川磅礴隆隆然如初日之升苟得其治未有不日興者也而其大要在鍊兵興學理財開礦墾田嗚呼臺灣雖海外一島然亦東南七省藩籬昔人固多言之矣故謂南洋之防莫先於防臺臺灣不失則

東南半壁屹若長城臺灣若失則沿海諸省豈遂保百年無事乎
余此行首尾越三年計五百六十日三府歷其二州一十二縣過
其八越重谿十二涉高山九重霧涉奔沙者十數日計行千二百
里亦平生未歷之崎嶇然亦壯遊也遂記之

籀園筆記

厚 莊

余歲乙丑應張冷僧道尹之招來主溫屬圖書館丙辰長夏於
編輯書目之暇泚筆漫書所見以供報紙之塞白積稿寸餘旋
因去職棄置篋中今重檢閱尙有可存者摭錄如左

舊溫屬圖書館創建於民國二年其時瑞安郭君小梅爲永嘉教
育科長購得曾氏依綠園故址爲孫籀膏先生建紀念祠而苦乏
創造及常年維持經費適因六屬人士僉議溫屬公產之處置有
公立圖書館之成議乃於祠旁別築六縣公共藏書室數楹以分
撥斯款迨余來繼郭君爲教育科長時值溫州師範學校奉改省
立當爲處分舊有學款除酌助建築經費外特劃戲捐千金及府
學田租爲公共藏書室之常年經費是時尙以籀祠爲主體以公
共圖書室爲附屬品也故郭君募建孫籀膏紀念祠啓云

瑞安孫籀膏先生歿後之翌年吾甌學界人士追念先生曩時提倡全郡教育之力議築詞堂崇祀以報先生奄忽六載始於永嘉生薑門內覓地一區暫由鳳誥發起籌錢一千四百緡購爲基兆卽曾氏依綠園故址也其地南挹松臺東拱積穀西北可以眺翠微之頂而又有落霞潭水夾遶其左右風景天然清麗卓絕建祠以外同人擬別築六縣公共藏書室數楹并附綴亭沼臺榭以爲文人游覽讌序之所會是歲師校改歸省立遂先就原有學款內酌提銀二千數百圓以爲之倡至預計土木之經營丹漆之塗贖與夫圖書陳列之品所需約逾萬金海內偉人鄉邦哲士有景慕先生之德而樂贊斯舉者尙希迸營經營始俾早觀成云云

當建築籀祠時郭君供職省垣遙領其事監督工程永嘉葉君子貞之力爲多郭君旋病回里所有經收捐款及善後諸事概委林君智民迨祠成奉籀膏先生粟主入祠則郭君已歿矣同人以主持祠館諸事不可無人顧皆彼此推讓不肯相就乃決議舉王君雋廩主持之王君以祠館雖爲公建而孤懸無薄恐難持久保存也乃以舊溫屬圖書館名義正其名爲館長呈請永嘉縣署存案其戲捐千金亦請由永嘉縣署經收支發迨甌海道尹復設乃復以舊溫屬名義上隸於道署而常年經費之支領則仍由縣署焉蓋自王君正任館長後復於張通州所書籀園石刻之上橫加舊溫屬公立圖書館八字於是圖書館爲主體而籀祠若爲附屬品矣王君復於館中建立碑文其辭略云

昔吾甌創有永嘉圖書新社先生同呂君文起各捐巨冊助之一時東山之壁恍聞絲竹之聲今雖鄴架塵封而東洛之鐘有

響必應安知他日不頓復舊觀乎此吾溫屬圖書館之設中必
附以籀園者也民國三年秋郭君鳳誥集六邑士紳擇地於曾
氏依綠園故址闢爲藏書室撥中師兩校舊款一千八百圓以
資建築又撥舊府學塗租一項作爲藏書室常費明年工竣費
銀二千一百五十圓不敷三百五十圓由郭君募建籀祠外以
足之呂君文起復與溫屬諸紳稟省請費仍飭由中師舊款撥
戲捐一項千圓充爲斯館常年經費至戊午秋而館事成矣
按王君此碑文與郭君募建籀祠啓所言差殊之點甚多郭君謂
建祠以外別築六縣公共藏書室數楹王君謂溫屬圖書館之設
中附以籀園主賓互易其差一矣孫籀膏歿於光緒三十四年郭
君謂奄忽六載始覓地購基實爲民國二年王君謂三年秋始購
地闢建其差二矣郭啓謂撥學款二千數百元爲建築倡而王君

謂撥師中兩校款一千八百元其差三矣郭稱覓地生薑門內發
起籌錢一千四百緡購爲基兆此錢實出自瑞安孫氏連圖書館
所建基地在內卽其建築祠館諸費皆以籀祠名義捐募於人而
王君則謂費銀二千一百五十圓外不敷三百五十圓由郭君撥
籀祠餘款以足之此尤大反事實其差四矣至於戲捐之指撥乃
余在永嘉教育科時與府學田租同時撥定永嘉縣署中有案可
稽蓋舊溫屬學款除此兩宗外餘皆爲商業蠶桑及永嘉第一高
小同時分撥而去豈尙有餘款待省令指撥者乎其差五矣總之
王君於祠館初設之事本不甚與聞迨舉爲館長後懸溯前事諸
多失實且其時永嘉老輩惟呂文起丈歸然獨存呂丈爲王君摯
友多資其臂助之處如另碑所紀籀園舊有臨水湖樓民國十一
年秋爲颶風所覆王君改建爲平屋呂丈助以銀圓四百五十此

自係事實乃必欲以圓書館之成歸功呂丈如此碑文首述東山書院之圖書新社事以紐合孫呂二先生末復敘述呂丈請省撥款一節以見圖書館之成立全是呂丈始終其事是皆有心立異以脫離於籀園之處是碑初立時見者即訾謂失實余來館時有獻議謂毀碑更正者余敬謝未遑誠以世界滄桑易一人即易一局國事如斯何論區區祠館姑爲記此以見其事之源流始末云爾

圖書館初創時郭君小梅請於省吏准將浙江圖書館所有出版之書贈送一部此外則徵集各縣志書所得無多自王君長館政後始稍稍購求故家藏書並以呂文丈家藏書寄存其中規模略具迨瑞安黃氏蔘綏閣書併入漸覺豐富然館中常年經費自學款分撥後並無增加戲捐千金改由縣署收發更見短少而王君

紀事

鄉事紀聞

本社紀事

甌海異聞錄

凌雲社

禪

嘉道間永嘉童中模與一時知名士如程養齋浩趙灌松貽瑄趙秀山廷松胡小山森桂周竹仙嵩觀邵月波南金高楚帆澐張叩浦印川朱伯華汝南高博泉溥等結凌雲社有菊影酌唱集見甌乘補按凌雲社中尚有張孟平泰青程星舟汝楫周藕農衣德陳春堤舜咨張硯丁大鏞李金門士詔仙苑士京朱煉之鋒金左峨璋項果園維仁等多人又按孫藻田學士重刻五梅一硯齋詩鈔序中有云余聞嘉道間秦小峴李石農朱滄湄三觀察先後備兵來甌政事之暇以風雅提倡兩郡人士靡然嚮風其時青田端木鶴田舍人泰順董眉伯大令我瑞林石笥孝廉皆以諸生工詩首被賞拔而永嘉作者尤衆如張孟平泰青鄭星舟汝楫周藕農衣德陳春堤舜咨張硯丁大鏞高博泉溥程養齋浩邵月波南金趙灌松貽瑄李金門士詔仙苑士京童節夫中模朱煉之鋒金左峨璋項果園維仁或結社聯吟或閉門覓句各張旗鼓幾於家顏謝而戶江陸矣

鄉事紀聞

瑞安名宦祠有陸游栗主主簿廢署又有放翁亭放翁祠案劍南詩集游官甯德主簿渡瑞安江有詩俛仰兩清空舟行明鏡中蓬萊人不遠正要一颿風下文卽繼以在閩時詩蓋於瑞僅片刻留寓已耳於主簿署建亭建祠一若放翁曾爲此地主簿又於名宦祠設主可謂勉強附會然景仰前徽履綦所經亦資談助不必定限官此故孫琴西太僕錢子奇大令均此題入集去歲瑞安人士有公園之議因請開放主簿廢署爲基址籌資募捐約三千金有奇取放翁瑞安江句名園中景物池曰明鏡橋曰仰青閣曰蓬萊廳曰一颿放翁亭放翁祠尤土木重新煥爛奪目游者不問放翁官此與否懷古流連塵襟胥滌惟一事不可解者蔡敬則爲瑞安季漢時名宦雖載於邑志但徵引不多無名家文集爲墓誌家傳

可資稽覈孫藻田學士忠義廟碑記但云敬則於錢匪作亂時有
守城顯聖之功不言敬則第址在何處今公園突有蔡文莊第址
碑記謂敬則第址在邵公嶼卽主簿廢署之傍是也又於公園門
首建明少保戚公繼光紀念碑謂此時本日侵陵吾國盡人宜臥
薪嘗膽勵志報仇繼光禦倭有功倭卽日本也我可以此激揚民
氣云或曰置戚公碑於公園亦猶爲放翁建祠建亭爲蔡敬則第
址立碑皆有深意至他若新建之某亭某軒者則不可知矣

本社紀事

本社前經擬設公共圖書館推由林君志甄籌備現依浙江省立
圖書館所定之收受寄存圖書版片文獻物品及獎贈辦法採酌
內地情形擬訂規約八條如下一凡私人或團體有以木刻書版
或其他各種文獻品寄存本社經本社主管人同意後卽具正式
收據載明書目價值負責保管如有缺損除不可抵抗之事變外
本社應負完全賠償之責二凡寄存之圖書及其他文獻品本社
得有公開閱覽及供社友共同研究之權三凡寄存鈔本書籍本
社得有印刷出版披露之權如版主欲抽版稅或不願披露者須
先向本社聲明之四凡寄存期限至少以一年爲限過期方得收
回收時須得一個月前通知本社五凡私人或團體有以木刻
書版或其他各種文獻品如拓片古物之類捐贈本社其價值在

百元以上者將捐贈者姓名數量列表鐫石以留紀念價值在千
 元以上者將捐贈者放大照相懸掛本社價值在五千元以上者
 本社得特闢一室以捐贈者之別號姓名名之六凡捐助款項以
 備購置圖書或文獻品及雕刻書版之用者得依照第五條之規
 定辦理之七凡捐贈未經刊行之著作經本社編輯部認為確有
 出版之價值者得酌量代為印行以廣流傳八凡捐贈者姓名或
 團體名稱及贈品種類數量影片本社得揭布於年刊以資表揚
 又本社印行專書已成者孫詒讓顧亭林詩校記宋衡莫非師也
 齋文錄劉紹寬增訂方國珍寇温始末陳謚補輯太鶴山人年譜
 池志澂全臺遊記陳葆善藝菊瑣言六種業經裝訂即由理事部
 發行云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三十日 發印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 出版

版權所有 不許轉載

編輯者 甌風雜誌社
 發行所 浙江瑞安楊衙街十六號
 印刷者 瑞安仿古印書局
 分售處 上海英租界浙江路
 各省大書局

甌風雜誌第五期

價目表		期限	冊數	價目	郵費
零售	每冊	六角	二釐		
半年	六冊	三元四角	一角		
全年	十二冊	六元三角			